“小岛你好”○系列文艺作品

岛上:另一种时光

□北北

今天的日头确实好。

自从邻居建了三层楼房后,老家的房子便被挡去了大部分的阳光。一晃几十年,像今天这样一整日都有阳光的日子记忆里并不多见。

房子还是两间半的石头房子。两层结构上下4间,外加厨房。父母年岁增长,二楼的主卧渐渐就空了出来,二老移居一楼左边的房间,隔成内间的居室和外间的客厅,日常的生活起居便集中到一层了。

家里这些年变化不大。二楼主卧的陈设依旧如故。上了楼梯正对门的是三个高低错落的橱柜。黑色的大立柜在中间,门上镶一口穿衣镜,不知是不是年月太久,总觉得照出来的样子并不十分本真,但小时却总是在那前面臭美。乌橱的右侧靠着墙的是上下两层叠放的柜子,四扇镶着掐丝法琅花草的柜门,铜制的把手已然变得青绿,把手上又各悬一只花篮形状的吊饰,看上去也算是精巧,是那年那月家家都有的物什。只记得上面的箱子放衣物,下面的柜子装烛台之类的器皿,母亲拿衣服的时候会释出樟脑清冽的香气。右侧的斗柜分左右两侧,右侧是一个整体,存放着床单被褥,左边则又分为上下两层,下层储藏着鞋履,上层是玻璃移门的样式,里面多堆叠了账簿和一些书籍。斗柜上的三五牌座钟,早已不走了,安安静静地守着时光。一张象牙雕花的大床横在屋子中央,平常不用,床上就堆着母亲洗晒完棉被床垫。床面对的窗边摆着一张写字台,此时我就坐在这里看书。

上午醒得实在早。因为即便有先见之明戴着眼罩,也依旧被清晨的阳光搅了贪懒的睡眠,翻来覆去感觉又睡了好几觉,一看时间才五点半。时间在这里变得漫长。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。

早出的日光唤醒粗野壮硕的渔民开始一天的劳作。今天是东海伏季休渔的第一天,渔民们早已停妥了渔船,在广场上整理渔具。偌大的帆张网铺得整整齐齐,粗大的缆绳一溜拉到广场的另一头,白色的大浮子被扎成圆柱收纳起来,从高处看去这一切仿佛枸杞岛上养贻贝的海上牧场。正值五一,来来往往的游客好奇地驻足观望,渔民们一边不停手地忙活,一边自在地聊天打诨。这游客、岛上的景点,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过眼云烟,而与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吃饭家伙才是重要的。

在岛上,过的是另一种时光。白日漫长,时间缓行。将近下午四时,依然阳光一片。磨砂玻璃带着几分朦胧质感,明亮的日光映着平静的海面和远山,几点渔船停泊在这图画里头。今天的海水也是真蓝,蓝得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天。那种蓝,是夏日午后,我坐在楼梯间的窗边,巴巴望着男孩子们游泳扎猛子的那片海蓝,清澈敞亮着。虽然面北的窗户时有凉风吹进来,但总比不过那在海水里自由自在的凉爽,那嬉闹声、海浪声总是不绝于耳。

二楼到了夏天其实是闷热的,许多夏天的夜晚我们都是铺着凉席睡在天台上。这是平房自有的缺点,日晒的温度从屋顶压进房间,形成厚重的热气。但此时倒还不觉得,反倒有种温暖的舒适感,连同母亲浆洗过的衣服上留下的皂角和阳光的味道,让人有种熟悉又怀旧的妥帖。

昨日看到一只三花母猫衔着一只小崽跳上我家的围墙,转而跑进主卧里去,等我上去却不见了踪影,连奶猫的叫唤也收了声。或许是因为房间暖和又没人,所以它跑来做窝。于是我在阳台给它安了个窝,放上一碗猫饭,等它来。却一整夜没听到动静。院子里的麻雀倒是一整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母亲养着鸡,引了许多麻雀来食槽分一杯羹,和着鸡的打鸣声热闹成一片。

母亲上楼来说要去田里看一看前两天刚种下的红薯苗,这两天日头大,怕是蔫了缓不过来。其实她一早就已去过一趟,摘了新鲜的豌豆来煮了吃,剩下的给我打个包说带回去。母亲一直忙于耕种,前两年身体差些,好一点又跑回田地里开荒。旁人都让她养身体,她却道生命在于运动,且这只不过小打小闹玩儿罢了。拗不过她。她的劲头仿佛是多年来刻在内心的基因,不但房前屋后种个遍,还“飞地”到山坳里。我知道,比起她从小长女如母的辛劳,这点活可真算不得什么,但是她忘了一件事——她已不再是那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了。

今天的日头确实好。被子已经翻晒了一遍,今晚的睡眠应该有香甜的味道。父亲会突然在楼下喊我一嗓子,或者踱上楼来看我一眼,仿佛为了确定我是真实存在一般。大部分的时光,他都是上午出工,下午躺在床上就着电视节日假寐。最近刚刚给母亲浇铸了一块水泥台板当作洗衣板,宝贝得很。给母亲的菜园打的围栏,上面一溜砌了一排往日里留下来的大小瓦罐,倒也是一道风景,这也让他好生得意。

我继续看我的书。每次返家,书总是要占一席之地。这次是葛亮的《瓦猫》。他的文字让我感觉有市井的温度,又有人文历史的情怀,每每触及内心柔软又不过分煽情,有种恰到好处的妙。小说家的好,是可以用自己的笔规划别人的人生,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,甚至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在家吃饭的时候,父母有时也会聊起以往的人和事,听起来跌宕起伏,甚至有些传奇的味道,也常常会让我有写成故事的冲动,却总无法串联起人物关系。想来还是自身的浅薄有限。手边的水杯里盛的是罐装咖啡粉冲泡的美式,这种气味与这岛屿略显违和,仿佛一种隐喻。

母亲要等日落时分才会回来,我可以收一收被子,把剩下的故事慢慢读完。我还剩下半天的岛上时光。

枣树下

□陈诺

在我出生那年外公在家门口种了一棵枣树。

我的外公是个很普通的农民,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,只是和平年代,不需要去打仗。外公家门口挂着村子里少有的标牌“党员之家”,映衬着那抹鲜红的正是门前的那棵葱绿的枣树。

外公很能干,家里的活样样精通。清晨公鸡还没打鸣,外公便拎着两个老式的铁质烧水壶来到院子前的空地上,将水壶放在砖瓦围成的底座上,点起柴火开始烧热水。水是院子里的水井里打的,清澈又冰凉,夏天在水井里放西瓜与啤酒,比冰箱的效果还要好呢。柴火烧得很旺,没一会儿,水壶里的水便“嗞嗞”地往壶口冒,外公便跑来跑去地灌水、再打水又拎去烧。家里人很多,全家人喝水、烧菜、洗脸、洗澡……这么多的热水全是外公亲手烧出来的。一烧便是一上午,一烧便是几十年。

我总爱搬把坐上去会“嘎吱嘎吱”响的竹椅子,坐在枣树下,看着外公忙进忙出。外公烧水的样子成了我儿时记忆里最平常又最生动的画面。我常常说这颗枣树就是我的,我外公给我种的;外公柴火堆里的烤红薯也是我的,我外公为我烤的。为了守卫它们,我给自己圈了地盘,为了赶在哥哥姐姐之前吃到外公柴火堆下的“宝贝”,我成了外公最忠实的陪伴者。

为了防止水冒出来,外公常常会盯着水壶,有时候风会吹起一阵浓烟,外公还是很坦然地蹲在水壶前。许是蹲累了,就站起来点上一根烟,再不时地用纸板轻轻扇动火苗。而我当然是关心着我的红薯,还有玉米,或者是年糕,到底哪个先烤熟了?小手里握着几颗刚摘来的还未成熟的枣子,一下子扑到外公的脊背上,撒娇着求外公:“外公,我一定要第一个吃到烤红薯。”外公总是笑着满口答应,又默默地添了点柴火。

我无聊地堆起了小石子,采了狗尾巴草来给外公挠痒痒,逗得外公也笑了。等等,那是烤红薯的香味吧,没错,外公已经从火堆里扒出了红薯,布满青筋的双手拿着红薯,好像都感受不到烫。我扔掉手里的枣,揪起一小块就往嘴里塞,“噗”,太烫了,外公的手怎么就不会烫呢?外公只是看着我笑,笑得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。我坐到了枣树下的竹椅上,安安静静地吃,偶尔听见外公的叫唤,还有枣树上的鸟叫声,以及竹椅的吱嘎声。

长大后,我不再随外公住在乡下了。听说邻居们都舍弃了这种烧水壶,改用电热水壶了,只是外公仍然不肯扔掉他的水壶,依然忙着打水、灌水、烧水。外公家门前还能听见不急不缓的鸟叫声,每年夏天的枣树上还是会结满枣子,时光仿佛永远淡淡地划过那片土地,也划过外公渐渐弯曲的脊背。

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快,心也跟着变得浮躁了。学习的压力,同伴的竞争,家人的期待,这些都让我不敢停下来,于是渐渐忘记了过往。书桌边上放着妈妈刚刚从水果铺买来的大大的冬枣,但是我怎么也吃不出外公家那些涩涩的枣子的甜味。枣树下冒泡的水壶,枣树下喷喷香的烤红薯,枣树下外公忙碌的声影,都成了一道微光,这道微光让我在迷茫时找到方向,得到慰藉。

等今年夏天,我再去枣树下坐坐。

门前花自开

□鱼享

童年时,我家门前连像样的空地都没有,只有一点生产队的水稻田和乡间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村道之间的间隙。母亲在稍微宽点的那段种“海菜菇”,嫩叶给人吃,老叶给猪吃,成熟后中间的茎秆煮熟、腌制,当“长年下饭”,汤汁用来蒸豆渣,一点都没有浪费的。

我种草花,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的,今天种一棵,明天种一棵,和我家房子差不多长的那一段,就被种满了。它们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草花,沾点泥就乐呵呵地长开去,却是给予我的美和快乐的启蒙课。

那个看起来像龙葵的,我们叫它“红珊瑚”,开白色的小花,结青色的果,滴溜溜圆,果子慢慢长大了,颜色也就青里泛黄,黄而变红,像珍珠,挂满枝头,一直挂到干瘪,掉落。第二年,周边就长出很多小苗来,枝丫一直垂到稻禾上,再开花、结果,真是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”。

水稻田里干活的伯伯婶婶粗布糙衫,汗流夹背,但他们往田坎上抛稗草时,都会不经心似的瞟一眼,避开那些草花。午后,我家东墙投下一点阴影,他们在阴影里歇一会,我们搬出家里所有的竹椅、板凳给他们坐。在那阴影里编草绳的几个婶婶,眼睛盯着草花看,总会说一句“咋开了嘎热闹”。

夏季,“满堂红”开了白的、粉的、大红的花,像一个个小灯笼,挤满茎杆,真的好热闹;“大头兰”在立夏前,突然冒出一根粗壮的花茎,然后就一朵接一朵地开个不停;“小夜红”开玫红色的花,结出羊粪球一样的种子,傍晚开;“喇叭花”却在东边天露鱼肚白时开放,在傍晚闭合;“五角星花”缠在隔壁的“大夜红”身上,向它献上一个个绯红的小星星;“燕子花”绽放的紫是我直到今天都最钟爱的颜色;“石蜡红”和“雪球花”顶着碗大的花球,从谷雨一直开到小雪;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,菊花就算谢了,也挺立枝头,呈现另一种风采。

那些草花好看,还有好吃好玩的。“美灯蕉”的叶子如同芭蕉硕大,花朵朝天吹喇叭,把花朵从蒂上折下,轻轻吮吸,花蜜好香甜。“嗡嗡虫”很生气,怪馋嘴的孩童抢走了它们的饭碗,但也很无奈,它们没有锋利的毒针,只能绕着“美灯蕉”“嗡嗡”地抗议;公鸡经常被鸡冠花唬住,纳闷自己的冠头什么时候跑到那棵草上去了。而我们额头的“鸡冠”来自“大夜红”,掰一瓣花瓣,底下撕开,粘在额头,学着公鸡“喔喔”叫,满巷弄追逐;傍晚,小姑娘们洗去一身黏的汗,相约相伴,摘一把“满堂红”,细细剁了,捻一小撮,铺在指甲上,用芸豆叶包裹指头,用线缠牢。第二天早上,指甲就变红了。颜色的深浅,有没有超过指甲盖的边界,那是小姑娘心灵手巧的表现,一定要摊开双手比个高低。我家前面的金球因病左手被截了,但她的右手巧得很,还特别喜欢给我们这一群小妹妹包指甲,看到我们的红指甲,她笑得比谁都开心。

鹅很明白主人的心思,从来不吃那些草花,鸡和猫却各耍伎俩。喜欢刨土,是鸡的天性。特别在初夏和冬天晴天里,鸡们就四处找泥土,竹叶状的爪子刨啊刨,一会就在草花底下刨出一个浅坑来。相比找虫子吃,它们更喜欢“泥土浴”。侧卧在浅坑里,压在身下的那只翅膀使劲鼓扇,泥土飞扬,浅坑就加深一点,鸡侧躺在里面,觉得更加舒适了,发出一串叽里咕噜的叫声。那被“临幸”的草花,有的被刨出了根须,有的干脆就被刨翻了。鸡免不了挨骂,遭驱赶,但它们报复心极强,瞅准时机就变本加厉地刨啊刨。

猫不屑明目张胆。它们出没在夜里悄无生息。尾巴竖得像旗杆一样,胡须抖动着,嗅到自己的领地,刨开土,加点湿的干的料进去,再嗅一嗅,确定是自己刚刚干下的“大事”,就细细地埋起来。要不是好多次在我挖开泥土为新来的草花安家,发现泥土里的“异物”,猫所干的“大事”还揭秘不了。只要我不抓得满手都是,也就摇摇头笑一笑过去了。再说了,或许草花们还欢迎猫给它们施肥呢。

后来,我们有了带院子的瓦房,瓦房又变成了楼房,花草果木都有了专属领地,但童年时那片“门前”的草花依然灿烂在我的记忆里。

那些花,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学名叫什么,都是我们根据花的样子、颜色随口喊的,感觉就像是叫童年玩伴的小名。有时不经意间在书报上看到某种植物,刚好让我的某种草花“对号入座”,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:哎呀,原来你大名如此呀!比如我们叫“路边草”的,现在知道它有个飘逸的名字叫“风雨兰”。但我并不想刻意去追究,比如我们叫“蝴蝶花”的,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“大名”。只记得它的叶子像西红柿,植株高大,散发出一股很特别的气息,花瓣像蝴蝶的翅膀,呈渐变色,花蕊细长卷曲,像触角。整朵花真的像极了蝴蝶,轻巧地在枝头停歇。清风拂过,真担心这只花蝴蝶会被风吹走。总有三两只真正的蝴蝶萦绕着它飞舞,那情景,吸引着那时的我不舍离开……

愿每个人的心头,都有一片“门前”花地。清风徐来,花自开。

浪

□余佳臻

故乡的浪
惊醒了
少年憧憬的世界
那是大海的呼唤
给予了
无穷的勇气
将那些否定与不被定义的变
成无限的可能
起航!起航!

故乡的浪啊　故乡的浪
汹涌着　澎湃着
涌出了一批批崭新的力量
那是少年不泯的意志
无尽的浪涌动着
青春在此迸发
少年的心随着波涛
沸腾!沸腾!

浪中是那缤纷的世界
从展茅到东港新城
从五匠之乡到莲花洋畔
从父辈到我们
将那些否定与不被定义的一
一化成无限的可能
前进!前进!